《最美的青春》

用青春热血打造绿色传奇

□本报记者　苗　春

河北承德塞罕坝火了！媒体争相报道，游客纷纷驻足。当大家看到展现在眼前的那片126万亩的北半球最大人工林的时候，没有人不被深深震撼。正是几代塞罕坝人将青春留在这片热土上，用心血、汗水和生命才凝结成这日益辉煌的绿色事业。

由郭靖宇监制，郭靖宇、杨勇担任总编剧，巨兴茂执导的电视连续剧《最美的青春》，以第一批塞罕坝造林人为原型，力图真实再现塞罕坝沧海桑田的巨变。该剧目前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展现塞罕坝变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著名电视人郭靖宇说，他父亲曾在承德农校工作，父亲的很多同学和学生都成为第一批塞罕坝人。小时候，郭靖宇就去过塞罕坝。“那时家里生活困难，冬天有坝上的叔叔送来一个羊肚包，家里就能过个好年。”他说。2015年冬，作为土生土长的承德文艺工作者，郭靖宇被当地领导感动，受命和编剧杨勇一起完成剧本，他还担任了该剧监制。

导演巨兴茂介绍，为了再现上世纪60年代初第一代塞罕坝造林人不畏艰苦环境，书写“绿野诗篇”的故事，摄制组先后转场北京、天津、杭州、承德塞罕坝御道口、内蒙古乌拉盖、多伦自治县、克什克腾旗、内蒙古乌丹8地取景。沙漠拍摄，交通不便，所有设备、道具，甚至搭景的每一根木材，都要靠人力搬运，走一步陷一步。剧组曾在乌丹玉龙沙湖遇到七级大风。但最困难的，其实是冷。摄制组常常在室外从早上5时拍摄到晚上5时，有时候还有夜戏，演员无法控制表情，剧组就几波人来回倒着拍。剧中多次拍摄白毛风，强风把地上的雪刮起来，能见度只有两三米，雪扎在脸上，结成冰凌。有位女化妆师为了给演员修妆，没戴手套工作了20多分钟，手冻得彻底失去知觉，她以为手会冻掉。摄影师的手挨着铁就会被粘住。巨兴茂说，当时自己内心也很煎熬，一方面不忍心大家受这么大的累，另一方面不受这么大的累，大家就拍不好戏。

该剧时间跨度比较大，从全景的角度展现了塞罕坝几十年植树造林的整个过程，剧组尽量从服化道、美术等具体方面去展现年代变化。最久远的道具之一植苗机是根据图片复制的；林场三四百人的场服，是按照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仿照的。剧组还一砖一瓦地实景建造了一个占地数千平方米的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部，包括场部大楼、大食堂、拖拉机库、苗圃、实验楼等，还搭建了17米高的观火楼，现在都留在了当地。

塑造最美的一群人

《最美的青春》是有原型故事的，主创如何平衡真实故事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巨兴茂说，监制郭靖宇从最早的剧本创作到拍摄过程中，一直给予剧组一个指导方针，就是真实。现在影视拍摄和后期技术已经很发达了，演员在绿幕前演，后期合成风沙、大雪都是可以的，但剧组始终坚持还原真实。“从演员的状态来说，如果在绿棚演，大家暖暖和和的，吹吹风，电脑再画点雪，就不能感受到当时的风有多冷，沙子有多大，种树多么艰难，说出来的每一句台词、做的每一个表情都不会有切身体验。”只有真实地扎到转场的8个拍摄地，真实体验当时的环境，接近当时的人物，才能更好地理解塞罕坝人付出了多大的艰辛才使人工林从无到有，成为现在的样子。

剧中演员既有新人演员，也不乏老戏骨。巨兴茂说，剧组在选择角色时大量用了新人演员。因为这部剧讲的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们去坝上植树造林的故事，新人具有大学生的青涩，本色离角色更近。选用老戏骨是因为王奎荣、张光北、高明等从形象上更符合剧中老一辈人的气质，能为剧组形成老艺术家带新人的好风气。

演员们克服困难，力求完美演绎老一辈造林人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守与初心。在零下30摄氏度的雪地里，女主角饰演者何雨虹一个镜头重复拍摄多次，眼睫毛上结满了冰霜，毫无怨言。男主角饰演者刘智扬不幸从马背上摔落，却咬紧牙关坚持拍摄，不耽误剧组的进度。

在塞罕坝这片土地上发生过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是“六女上坝”。1964年，年仅20岁的陈彦娴和几个同学主动去塞罕坝植树造林，后来她成为一名女拖拉机手，还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里。剧中，以陈彦娴为原型的角色张曼玲，由张思乐扮演。张思乐演出了那一代年轻人的精气神，还挑战了从16岁到80岁的60多年跨度。

将绿色发展观融入故事

剧组尽力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融入到故事中。

巨兴茂说，拍摄前后，对“塞罕坝精神”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刚开始读剧本的时候，对塞罕坝人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难没有多深刻的认识。通过一步一步的拍摄，情况发生了改变。“我们在拍戏，而人家在种树；我们干了一天，人家干了10年；我们每个人都觉得特别辛苦，这也是我从业以来最痛苦的经历，但是塞罕坝人每天都在从事着比我们艰苦得多的工作，住的是根本不能防风防冻的地窨子。他们三代人、55年，风雨无阻，经历了无数痛苦和失败。我们完成这部戏，可能只经历了塞罕坝人1/100的困难。现在再回过头看看塞罕坝的那些树，我们对老一辈真是发自内心地敬佩。”

左上：《最美的青春》海报。男主角冯程（第一排左三）由刘智扬扮演，女主角覃雪梅（第二排左三）由何雨虹扮演。剧中角色张曼玲（第二排右二）由张思乐扮演，是以现实中“六女上坝”故事里的陈彦娴为原型创作的

右下：陈彦娴近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工匠精功》

在“工匠精神”成为当下热词、众多企业和行业大力弘扬并践行工匠精神的背景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日前推出作家陈崎嵘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工匠精功》。

《工匠精功》是一首大国工匠的赞歌。作者以饱含真情的笔触，细腻感人的故事、扎实诚恳的文字，形象地展示了优秀民营企业精功集团创新发展的历程，深刻挖掘了中国民营企业工匠群像，生动诠释了“人人皆可为工匠，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这一时代命题，作品获得读者点赞。　（任　文）

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上演

大型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剧照

大型实境体验剧《今时今日安仁》日前在四川成都安仁古镇首演。该剧以上世纪30年代的安仁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在“爱”与“信念”之间抉择的故事。该剧以公馆群落作为演出空间，创造性地对古迹进行保护性、艺术性的活化利用。该剧共有思梅、聚义、婚殇、缘启四幕为主题，每一幕都以真实的古建筑群落为环境依托，用环境铺排故事情节走向，用复古而可感的艺术装置实现剧情互动，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观众既是戏剧的旁观者，又是故事的参与者。全息境像、裸眼3D、空间成像、激光矩阵等在演出中的应用也较为突出。

该剧由华侨城西部集团与君看文化共同出品，杨乐担任制作人，芳懿导演，赵敏担任舞美总设计。

（华　嘉）

《我家那小子》

聚焦亲情　增进沟通

□莫　沫

嘉宾朱雨辰和妈妈

随着当代生活节奏的加快，成年子女背井离乡在外打拼，家人的团聚时光愈来愈少。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女们似乎不再愿意向母亲袒露自己的心事，父母与成年子女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由湖南卫视推出的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我家那小子》，搭建了一个平台，做了一次尝试：以妈妈的视角为出发点，观察儿子的独居生活，真实地记录孩子在生活中碰到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过程，让母亲看到自己对孩子不曾了解的一面。

4位嘉宾分别是“90后”的武艺、陈学冬，“80后”的钱枫，“70后”的朱雨辰，男嘉宾年龄、成长环境、阅历各不相同，相同的一点是他们都独居。嘉宾们在展示独居生活的过程中，从细节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和成长变化，也让他们的妈妈从不一样的视角去了解儿子的生活状态，同时将亲情代际关系重新进行梳理，长辈和孩子一起成长，去学习生活，体验生活，创造生活。

通过节目，观众可以看到4位嘉宾为了“好好去生活”的努力，也可以看到母子连心的情深；可以看到原生家庭对嘉宾生活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母亲们的学习与反思；可以看到跨代的隔阂，也可看到跨代的探索与理解。观众们更会在节目中看到自己的影子，为追求更好的生活做出改变。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

古代文明与时代潮流的结合

□马梦莹

年初，《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掀起了一股“国宝文物热”。如今第二季播出，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第二季秉承对文明包容、对文化新解的态度，重建基于物质遗存的中华文明史，向观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华文化的窗户。

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多样化叙事、微纪录的表现形式，每期节目仅有5分钟，短小精悍却气象万千。从战国到秦汉时期的25件国宝历历在目，5分钟的文物之美，3000年前的历史进程，如一幅斑斓的画卷，在观众眼前徐徐展开。

在第二季中，我们看到了更广阔的文物选取范围，漆器、石刻、简牍、织锦等文物类型加入了“会说话的国宝”行列。孔子见老子画像石、木雕双头镇墓兽、五星出东方织锦、里耶秦简这些新类别文物的出现，切实反映出战国至秦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独特的表现形式也是第二季的一大特点，制作层面各类新技术的应用，让国宝“说”出了三维立体的语言，高清三位数字扫描、高清平面信息采集、多光影采录技术、表面微痕提取技术等手段突破了传统拍摄的视角束缚，将文物本体的信息以生动而精彩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节目以更加贴近大众的年轻化表达，引发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关注文物的兴趣，激发人们对于中华文明的探索欲望，同时也揭示出古今生活“超越想象”的彼此相通。如在《里耶秦简》一集，以方寸尺牍，尽展当时的社会生活。正如画外音所言，“一个时代浓缩于一县，一县浓缩于一片木简”。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这样的手法在节目中运用得极为精妙：比如从击鼓说唱陶俑找不到“女朋友”窥见背后的悲剧内核；从合符式银带沟作为信物的意义照见“长毋相忘”的深情；从商鞅方升的容量述说当时秦国的日常生活；从里耶秦简的尺牍之间，看到那年那人那些事。

节目再次让观众明白，文物并非高不可攀，它们同样来自古人的寻常生活。可以说，第二季中的文物通过有考证的、个性化的叙述“活”了起来，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点滴脉络，以小见大地揭示了民族文化的气质养成。节目展现了蕴藏在文物背后的深邃历史和精彩故事，是一次古代文明与时代潮流的完美结合，也是文化自信的高度凝聚。

在《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二季中亮相的四神纹玉铺首

情内看花

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供给侧改革

□薛晋文

众所周知，如今的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转变，就人民群众的需求而言，优质影视作品的供给还不够充分，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力量还不够充沛，如何加强影视艺术的供给侧改革，成为影视艺术服务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主要问题。

当下，一些影视作品存在着游离现实的不良倾向，有的作品对大众生活和基层生活的变化没有及时跟进，缺乏对社会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的深入艺术思考，对民众的呼声和精神诉求无法及时回应，有的创作存在着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偏好，聚焦社会焦点和生活痛点的能力明显缺失。为此，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十分必要，创作者首先应具备起码的问题意识，应在深入生活和扎根人民的基础上，为时代和社会生活把脉问诊，找准人民对文艺的诉求点，把准时代脉搏的兴奋点，回应民众生存和发展的焦虑点，这是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基本出发点。类似《人民的名义》《初心》等优质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反响，根本原因是创作者具有鲜明的时代和社会问题意识，带着回答生活问题和回应精神关切的使命进行创作，从而让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找回了昔日的尊严和自信。

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供给侧改革，离不开影视自身的内涵发展，可以说，内涵发展是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主要驱动力。面对一些创作中形式大于内容的创作弊病、无法完整流畅讲述故事的创作顽疾，以及随意进行人物形象塑造和人性发掘的创作误区，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和随波逐流。创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讲好故事是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核心任务，塑造一流的人物形象是由高原走向高峰的必由之路，大胆发掘相通的人性和情感是优质作品的普遍追求，比如，《鸡毛飞上天》《情满四合院》《深海利剑》等作品即是典型代表，它们共同的制胜法宝就是围绕故事和人物下功夫做文章，在精益求精和精耕细作中努力做到完美。可见，精品就是将故事和人物创作做到极致的自然产物，任何随心所欲地进行故事和人物创作的趋向，不是舍本取末，就是误入歧途。同时，现实主义的内涵发展，还要求创作者敢于打破题材局限，在教育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青春题材等方面大力开辟新天地，敢于创新表达方式和表达技巧，突破束手束脚的条条框框，勇于丰富和发展现实主义作品的表达空间。

要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离不开现实主义影视作品审美理想的引领。当前，一些创作中存在着无聊琐碎、感官刺激、趋新猎奇的庸俗审美现象，观众长时间接受这种影视作品的感染和浸泡，难免会出现审丑覆盖审美的不良嗜好，应有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和审美能力可能会出现弱化。就此而言，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供给侧改革，既要给大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精神产品，更要为观众提供恰当的审美引领和价值导向。正确的审美引领，不仅能启迪民众的智慧，孵化充满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国民素养，同时，对于社会秩序的积极重建，弥合社会转型期的阶层裂缝，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识力量，均具有不可估量的审美力量和艺术动能。如此看来，加强现实主义影视创作的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